



沉默的螺旋

王少磊传播学笔记

Spiral of Silence

Wang Shaolei: Communication Notes

河海大学出版社
Hohai University Press

Spiral of Silence 沉默的螺旋
Wang Shaolei: Communication Notes 王少磊传播学笔记
河海大学出版社 Hohai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默的螺旋——王少磊传播学笔记/王少磊著. —南京:河海大学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-7-5630-2419-3

I. 沉... II. 王... III. 传播学—文集
IV. G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8845 号

书 名 沉默的螺旋——王少磊传播学笔记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630-2419-3/G·689
著 者 王少磊
责任编辑 吴 琛
装帧设计 朱赢椿
出版发行 河海大学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西康路 1 号(邮编:210098)
电 话 (025)83737852(总编室) (025)83722833(发行部)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18.75 印张 292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6.00 元

第一章 如果痒痒肉被全部洞悉

- 1.1 博客好比红舞鞋——发表就是被歪曲 / 003
(附:鱼顺顺其实是狼横横) / 011
- 1.2 春晚是一篇成功的作文——传播学消蚀人生乐趣 / 012
(附:只剩下一条白手巾——民歌的传播学哑摸) / 020
- 1.3 如果痒痒肉被全部洞悉——列车传单的传播学研究 / 022
(附:就把那条鱼换了块腊肉) / 027
- 1.4 用什么样的姿态凑近话筒——由头是美女报天气 / 028
(附:不时尚等于不高尚) / 032
- 1.5 大大方方和理直气壮——讨论南京媒体的市民化运动 / 033
(附:《南京零距离》在马来西亚) / 038

第二章 学界跟业界这对狼和狈

- 2.1 不能光滑,保持警惕——对《我型我秀》媒体顾问团的想法 / 043
(附:谁会跟超女过不去) / 046
- 2.2 咱们还是一起玩——说说学界业界这对狼和狈 / 047
(附:我们都是元素,跟布景一起构成舞美) / 051
- 2.3 统统有毛病?——我眼中的新闻界 / 053
(附:不怀念文化沙漠里的纯洁——有关“裸替”事件的絮语) / 061
- 2.4 从公众视线里蒸发——有关高校学生刊物的闲言碎话 / 063
(附:成为公众议题的教材) / 069
- 2.5 “圣瓦伦丁节”这么拗口的名字——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电视人的工作 / 071
(附:WPS Office 2005?——英特纳雄奈尔) / 079

3

第三章 我只对自己的上司负责

- 3.1 宁愿你保持理想的橙色——借《经济观察报》说几句闲话 / 083
(附:受众=贱人,让挎包伸出个橙色的角) / 089
- 3.2 有什么糖衣不能裹用——《新闻评话》节目的“文本”意义 / 091
(附:我为什么言必说荔枝蜜) / 098
- 3.3 “新民生新闻”的意义和出路——从《关注》栏目说起 / 099
(附:咱这国的,人那国的;好人报道,坏人报道) / 104
- 3.4 我只对自己的上司负责——江苏卫视改版报告 / 105
(附:我反对这样贬低方兴东) / 118
- 3.5 新闻传播学术网站的 IT 信念——从紫金网改版谈起 / 119
(附:红网的 2.0 行为) / 124

4

第四章 不利于名词解释的教材

- 4.1 看起来不像——《身在幕后》(时间评传)读后 / 127
(附:言必称体制) / 131
- 4.2 游刃有余的庖丁——《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》读后 / 132
(附:年终总结:给自己树几个榜样) / 136
- 4.3 不利于名词解释的教材——评刘韧、韩磊《网络媒体教程》 / 137
(附:Keso 成了中心,刘韧变为孔子) / 141
- 4.4 建筑,不只是房子——“随园论衡”文化沙龙第 2 期综述 / 142
(附:5G 神仙会——与刘韧论“阅读成本”) / 149
- 4.5 向女同志学习——《今年夏天》的地下观感 / 151
(附:郭海平在他的河西工作室) / 155

07

第五章 就像是看着自个儿的闺女

- 5.1 一辈子弄一关键词——答搜狐记者问 / 161
(附:一辈子弄一关键词) / 172
- 5.2 就像是看着自己的闺女——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
秦州先生访谈 / 173
(附:有的调皮得宠,有的调皮倒霉) / 180
- 5.3 咱先把语言打出去——访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、
副总编张文定先生 / 181
(附:买呀!都来买呀!) / 197
- 5.4 要害怕,并且不要害怕——访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、
总编高云先生 / 199
(附:新闻的性学研究) / 215
- 5.5 理论就是“空对空”?——访南京大学新闻系丁柏铨教授 / 217
(附:葬送论敌就是葬送互联网) / 231
- 5.6 那是一种命运的担当——访“新生代”代表作家“骆岩”先生 / 232
(附:评论中的孤证与巧合,以及如何尽快跟姑娘约会) / 245

09

第六章 布什拉登是哥俩

- 6.1 布什拉登是哥俩——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道德思考 / 249
(附:传媒不能被搞定——郭明全先生《传播力》读后) / 2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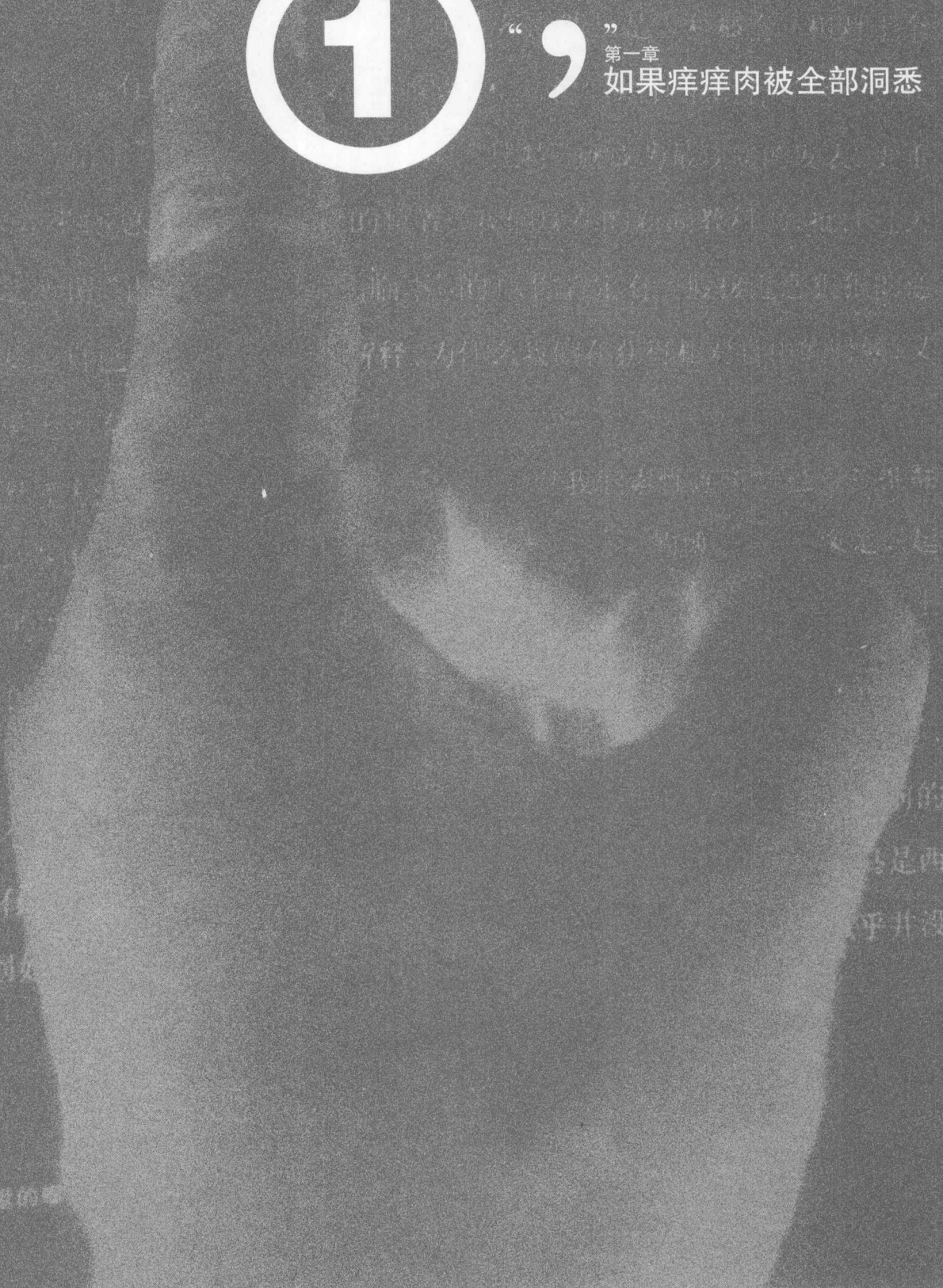
跋:方程组总有解? / 2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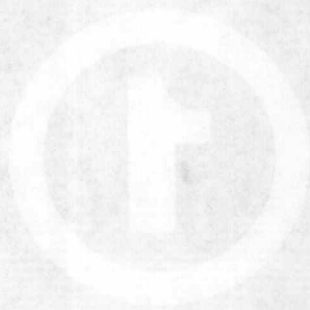
1

“ ”

第一章

如果痒痒肉被全部洞悉





1

[第一章]

如果痒痒肉被全部洞悉

1.1 博客好比红舞鞋——发表就是被歪曲

附：鱼顺顺其实是狼横横

1.2 春晚是一篇成功的作文——传播学消蚀人生乐趣

附：只剩下一条白手巾——民歌的传播学哑摸

1.3 如果痒痒肉被全部洞悉——列车传单的传播学研究

附：就把那条鱼换了块腊肉

1.4 用什么样的姿态凑近话筒——由头是美女报天气

附：不时高等于不高尚

1.5 大大方方和理直气壮——讨论南京媒体的市民化运动

附：《南京零距离》在马来西亚

1.1 博客好比红舞鞋——发表就是被歪曲

1. 发表是仅次于吃饭的基本需求。其实我记不清，到底是红舞鞋还是水晶鞋了。总之，经常想起那个故事，想起那双——一经穿上就旋转不停的鞋子。毫无疑问，魔鞋是最精彩的童话意象之一。大凡精彩的意象，都不仅能击中祖母臂弯里的孩子，还能击中祖母本人。因此所有的好童话都是成人童话：这可以解释我们何以在现实社会里会一再想起紧箍咒、宝莲灯、毁灭人类的指环，以及皇帝陛下的新装。

朱海军，一个在显示器前心脏爆裂的沉迷者。他不是死于《魔兽争霸》或者《QQ 堂》，而是死于刚刚从 BBS 上得到的“发表快乐”。大约在 2000 年左右，编辑李方主持的“青年话题”，逐渐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中文论坛（以 BBS 方式搭建的 Forum）。包括朱海军在内的一大批写手，都为陌生的网络发表平台感到振奋。实际上，就连“三七”这类绅士也会有克制地说几句脏话，以体验和享受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宽松语境。

在“青年话题”里朱海军不断地挑起论战，抛出不可能通过纸媒把关的惊世之论，并且有时候看起来根本不睡觉。他的手指，就是旋转在键盘上的双脚——因为穿上红舞鞋而接近疯狂。李方后来在悼念文字里写道：朱海军之后，互联网的黄金时代结束了。意思似乎是：今后大概再不会有人，以如此执着的态度对待网络写

作。

但这并没有成为事实。原因是我们的发表诉求太强大了：“变成铅字”，一度是中国社会不可思议的业绩和荣耀。当余华的第一篇小说被通知发表时，他可以从自己的单位理所当然地要求“脱产几天”，并且《北京文学》还会提供往返车票和招待所，以便作者可以来编辑部“修改稿件”。我的不少朋友，第一笔稿费干脆都不去领取，他们把汇款单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，随时准备着骄傲地回答询问。

我甚至怀疑，发表是我们仅次于吃饭的基本诉求。在凡尔纳的《神秘岛》里，新闻记者史佩莱，就给五个人的社会办起了一份新闻纸（其中一个好像还是不识字的黑人）。而我们的第一篇作品，就是发表在楼道里的“打倒张小毛”（如果不是“李小丽是个大坏蛋”的话）；在刚学会写字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们拼命在所有地方留下笔迹——包括父亲的善本图书以及家里全部的门。

2. 李方请辞是博客和论坛的兴衰分野 因此博客固然只是一种概念（相对于个人网页和BBS，它没有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新技术），但它却真正切合了这个时代的受众脉搏。当“铅字”门槛难以逾越的时候，“比特”就成为最现实的发表。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如果你总是处在被灌输的位置（我们现在的新闻教科书，批评过去的电台播音是所谓“训导式”和“居高临下”的），你肯定有一股接近恶狠狠的逆反——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获得相对自由的时候，话语暴力又会无可奈何地出现在论坛里。

论坛固然宽松但毕竟还是被“组织传播”，所以我们索性连斑竹也一并推翻了。博客是完全围绕发言者的纯个体性传播。2005~2007年的博客浪潮，像是兴起了全民写作的“群众运动”。而在过去的这两三年里，你平均每呼吸一次，世界上就有一个新的博客诞生。每天大约有130万篇文章，在网络日志里被上传更新。

同时，一度热闹的中文论坛则趋于萧条。西祠曾经号称中国最大的网上社区，但现在，它不得不在自己的工具栏里加上“Blog”——虽然我看不出它跟以前的“我的家”有什么本质区别。就连响马的回归也挽救不了BBS的颓势（响马是西祠

胡同的创始人,他在西祠网友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),新版西祠似乎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,至少我周围的大部分文友都已经淡出了“胡同”。

虽然李方是BBS最勤奋的管理员,但其实也是“论坛时代”的博客。他曾像深夜里孤独的舞者,一遍一遍地刷屏,在情绪的大洋里寻找哪怕一股理性的暖流。我看到中青在线的“坛子”上,他的“斑竹日记”编号到367后就戛然而止。李方的斑竹虽然是“请辞”的,但我愿意将其看成是标志人物,以此来分野博客和论坛的兴起衰落。如前所述,我并不认为博客是对于论坛的技术革命,只承认它是一场概念革命,并且承认这种革命的成功。三七、蝴蝶飞、尔林兔、三糊涂、歪歪嘴……那些活跃一时的中青写手从论坛消失了,而和菜头和李方本人——以及其他讨论版上的意见领袖,现在很多是托管网站的“推荐博客”了。

3. 极端案例是最典型的研究样本 当初朱海军为人关注,是他那套近于荒诞的“性交进化说”。即便在互联网上,此种张扬怪异的表达方式也属于边缘(他因此被“拍砖”,承受较大的舆论压力)。那时候还没有人想到木子美,今后将以更令人瞩目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,并且作为2004年惟一的华人评委去德国——那意味着,当她的另类博客在中国广受争议的时候,她获得了用另类眼光评判中国博客的权力。

我不同意把木子美看成是精神变态的暴露狂。流氓燕、竹影青瞳、扬州疯女、国学妹妹以及“亮乳”写作的木木也都不是,她们只不过是极端的方式,释放了我们压抑已久的发表诉求。也许我们不必为被挑战的伦理过分担心,因为对旧规则的反动和颠覆差不多都是以极端方式开始的。一般说来,还会出现一个相反方向的力量来“自我修正”。鲁迅诅咒“反对白话文者”,要用“最黑、最黑、最黑”的咒语,钱玄同痛恨顽固的保守势力,甚至极端到主张“人过五十一律活埋”。

嬉皮士以性乱来反对战争,行为艺术家以作践艺术的方式反讽或解构,差不多也都是同一个道理。就算木子美的出现——由于公众的愚氓带有某种闹喜剧色彩,但我还是打算否定它的积极意义:尽管相比而言,标志西方博客兴起的“德拉吉报道”,带有意义更为深刻凝重的悲剧色彩。

换句话说,博客的“破坏”价值毋庸置疑,但这是博客发表的全部价值吗?博客,真像鼓吹者所说的那样——不仅是媒体,也是我们谋求进步的光明转折吗?

芙蓉姐姐,是被公众标签和误读的普通孩子,但责任却在媒体(它存在主观故意)。在它的报道议程里,她只是一个可怜的舞美元素。很显然,她并不是反偶像的英雄,而只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带点自恋的失意者。无非是互联网的低发表门槛,使得这些抒发和倾诉有较多的机会流布传播罢了。但是当她在镜头前展示肢体的时候,也不就等于中了红舞鞋的魔法吗?

刘××,差不多是另外一个典型案例,他在公告栏里所透露的发表愿望,接近《甲方乙方》里宗教般的偏执。如果一定要说这是某种畸形,则我们应该可以找到形成这种畸形的更广泛的社会原因。请允许我再一次引用他张贴在紫金博客里的个人简介——

刘××,男,27岁,山东人,现居深圳,政论专栏作家、文化专栏作家、高级评论员。

政治理想:追求自由、民主、人权;投身社会,促进经济发展,维护社会稳定,防止社会动荡、经济倒退,实现中华民族复兴。追求真实,保持独立思考,坚守“道义、良知”。

提出“土地国有私营化论”、“撤消乡(镇)省建制论”、“大中华帝国论”、“社会权利博弈论”、“中国式民主制衡论”、“经济改革政治先行论”,主张“文化复国”、“工农平等”、“对美对日新思维”,推行“强势大国主义”,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。长期研究“政治改革、政府职能转型、事业单位改革、国企改革、宏观经济、产业结构、金融资本市场改革、区域经济发展、三农问题、转轨与改制、文化教育、乡镇民营企业、发展与改革”等课题,著有大量相关作品、论文。对微观企业经营与管理层面的“企业文化、企业品牌、人力资源、企业战略、资源整合、CI策划”等问题撰写过多个专栏。

曾担任大陆及港澳台多家权威主流政经媒体记者、编辑、记者站副站长、记者部主任、副总编辑、副总经理等职务,广泛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传媒、高科技、商业、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及行业,写过多个专栏。曾于海内外超大型著名跨国公

司、国家一级超大型国营企业、大型民营集团、海内外上市公司、外资企业、IT高科技公司等担任秘书、企业文化专员、人力资源部经理、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等中高层职位。

曾赴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、陕西、黑龙江、香港、等地采访，在《检察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辽宁日报》、《深圳商报》、《生活日报》、《西部发展报》、香港《星岛日报》、香港《国际时报》、新华网、人民网、中国经济网、中国证券网等海内外近百家媒体发表作品 1000 多篇。

所独立独家策划、评论、报道的大量新闻事件被中央电视台、香港凤凰卫视、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社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法制早报》、新华网、人民网、新浪网、网易、搜狐网、雅虎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报道、转载、列为首页推荐、顶帖等。

现于政府某研究机构工作，兼任深圳青年作家俱乐部常务主席、某报社副总编辑、多家作家协会会员，个人传奇经历被众多媒体广泛报道。QQ……E-mail:……MSN:……(摘自紫金博客)。

不只是个人简介，刘××高产的博客文字也宏大荒诞，像是一个无法停止说话的大独裁者。在他的个人网页里甚至有对他本人的效忠条款，而粉丝们不仅要维护其正面形象，表现突出的还可以得到他的“亲笔签名”。“必须强力弹压激进民族主义者”、“全面封杀木子美、竹影青瞳、流氓燕的倡议”……触目惊心的标题，总让人联想起“文革”中获得了自由的墙报发表。

关注刘××不在于他的自我虚构，重要的是他要用自己的宣泄自由——剥夺木子美的自由宣泄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木子美也并不仅仅是挑战自己的淑女形象，她把性爱伙伴的名字公之于众。

4. 博客的发表价值只在于破坏性？不管怎样，当方兴东努力赋予博客神圣使命的时候，“博客中国”却突然以看起来“不太神圣”的方式火爆起来：由木子美小姐带来的过量点击，几乎要拖垮这个托管网站的服务器（没有一个网站会真正担心过量点击，过量点击使他们有力量更新服务器）。在赋予博客太多文学化的光环之后，拿到风险投资的“博客中国”（它现在改叫博客网）似乎要更“俗”了——也许就

像南京的民生新闻(它也升级成“公共新闻了”)一样,它的进步意义恰恰就在于“俗”?还是说,木子美带来了某种启发——“俗”只是我们赢得更多眼球的手段——而并没有一项固守能够跟商业利益抗衡?

我一直在思考,博客发表的终极价值究竟何在?如果是宣泄,互联网上的宣泄与加锁的日记本有何不同?如果是发表,我们真能在那堆喧嚣的声音里听到理性吗?记得初中英语的课后材料里,有一则文章揭露西方言论自由:在一个荒岛上,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用喇叭来投票,但问题是,喇叭必须用金子铸造——多数的岛民还穿不起裤子。

用喇叭作为意象很贴切生动,因为小时候我从村头的喇叭里获取信息,对其无法质疑的权威性感触颇深。就算二大爷听完新闻骂声“日你娘”,这个微弱的声音,不能让100米以外的五婶子听到。

从理论上说,互联网可以无远弗届。现在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小喇叭了。但我有点担心,当传播效率提高的时候,我们只剩下“日你娘”可以传播了。鲁迅从陈年流水簿子上只看出俩字:吃人。我研究了BBS的无论“抗日”还是“反腐”,也只看出了三个字就是“日你娘”。

或许“俗”的原因不在于网站,因为它真是我们最好的发表?或者至少,是我们所能选择的最好发表?在某次学术会议上,方兴东曾经提及2.0网站的优势——在于它以百万级别的网友,取代门户网站的几十个编辑。但是我当时就提出疑问:“2.0网站”的首页并没有出现“百万级”的网友,决定谁出现在首页的,不还是几十个编辑的“有限视角”吗?

方兴东的回答,似乎仍侧重在“宣泄”——但那不能支撑“航海者”和“麦哲伦”,或者其他人不断修补的、博客定义的华丽补丁。

我承认,不能抹杀博客在传播历史上的正向价值。正好比,尽管刘仪伟的播报改革粗糙表面,但对于打破“居高临下”的样式毕竟功不可没。但我怀疑那是一个长久的模式,像2.0的鼓吹者所描绘的那样的理想模式。也许我们不应该怀疑草根的辨别力,以及“自由的观点市场”与“自我修正过程”。但是,如果日渐强大的媒体参与议程设置呢?据说搜索引擎结合邮箱服务需要提交个人资料,网站已经掌

握了我们包括性取向在内的隐私偏好,而市场调研已经细致到搜集我们的日常支出,那么在这场控制博弈中,草根真有什么办法匹敌精英吗?

5. 我们会一直跳舞到最后吗 但我们还是不停地敲敲打打,似乎回复和点击也真能跟稿费一样“润笔”。假如今天的 Blog 没有更新,就若有所失,仿佛真有读者注意到你的日期。我曾在 Donews 社区有一个日志,在它服务器遭受攻击的两天里,我甚至有某种轻微的懊恼:一半因为不能发表,一半为不能发表的懊恼而懊恼。

但是真有人看吗?真有人看懂吗?——关键是,我们真有什么原创的“思想”,值得别人去“看懂”吗?我们那些琐屑的个人得失,真比留在日记本里更有价值吗?……那些“反日”情绪和“反腐”激动,那些看似严肃的论题,是否我们一思考就会有人偷笑?

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:首先,网络精英发现了被压抑的发表愿望,然后主要为了商业利益,他们把这种个人发表“天使化”——比如,把这种易受误导的喧嚣称为“草根革命”?……

网站唤起了蛰伏在我们体内的发表诉求,而个人的网络发表,也的确对宣教式新闻产生了颠覆和破坏。但它被日渐神化的巫术般的前途,就在于“第一个预报飓风”吗?……不过,能够“第一个报道地震”还是有价值的,因为直到今天,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小道消息还是非难辨。

那么建设性呢?

但我们还是顽强地更新博客,为一句哪怕“嘿嘿”的留言感到温暖。发表是我们血液里的宿命,尽管有人为此丢掉性命,有人写到死,也没有得到哪怕“呵呵”的鼓励。

像鸦片一样的“仰药性”……甚至需要靠剂量,来维持不断抬高的心理均衡。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历史的,还是永恒的。

列宁是省下牛奶作为墨水,还有人用发卡刺破中指。但是在孤独的黑色里,有多少发表到达了受众,有多少传播效果没有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?

因为反对“东京大屠杀”，在网上我变成了“汉奸”；接着因为反对杂文的俗套，我变成了“走狗”，仅仅因为在博客讨论满族文人，就有人说我“奴才”——而我的批评者，因此发现了旗人入关的合理逻辑，就因为我等千孔百疮的“奴性劣根”。

鲁迅倒是发现了民族的劣根。我不知道，他的杂文是否使这些劣根得以清除。但他的“博客”，在一个语境里曾被“关键词封杀”，在另外一个语境里又曾被“首页推荐”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发表价值——既没有被妖魔化，也没有被天使化的发表价值。我只记得起他夹着香烟的侧面，在孤独的黑夜里，正要写下他所谓的——“让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文字”。

他最后一篇博客，好像是“章太炎先生二三事”，无论如何，他的红舞鞋一直跳到了最后。

陆幼青也跳到了最后。《死亡日记》，该是第一个真正的博客吧。但是这样就破坏了我们的商业划分，我们别给热闹的“元年之争”再添麻烦了吧。反正发表是我们的需要，而鼓吹发表是他们的商业需要。

我其实赞成商业，理解商业为公关所做的夸大其词。我只是怀疑写手也加入聒噪，变成业界纯粹的舞美元素。我不能阻止“新儒林外史”，但我争取，能管住我自己——不成为匡迥那一类的文学典型。

记住：想把一切都戳破的叫“不凑趣”，他理应在黑夜里孤独，或者让红舞鞋把脆弱的心脏彻底摧毁。

博客好比红舞鞋，美艳而致命……

以前我从不认为，
一个女的除非她是徐
静蕾，可以光靠作文就

获得人气。所以在搜狐
TOP 10 看到“鱼顺
顺”，便想点进去——

看看类似木木的乳房、流氓燕的胴体。结果自然是比较生气。一个穿汗褂的“墨镜儿”凝视大海，文章全是怎样捕获爱人的心，跟青年朋友谈理想，还有离婚的女人要坚强……根本没有乳房和胴体。

我查了下《传播学教程》，结论是她决不能火即便搜狐抬举。一个女的，指定真名叫王翠萍还是李玉芬，却偏偏翘起兰花指，管自个儿叫什么黄花鱼。500篇博文标题全七字儿，“我们需要婚姻吗”、“集思广益帮帮她”，甚至“甩掉男人的绝招”；第一人称单数都“俺”罢了，还动辄自云“半老煮妇，专职家务”，全不顾虚拟社会的桃色想像；另外两千字的博文愣不安一个生词（我平常一再强调“文字须有陌生感”），就紧着解放初妇女识字课本里的那几个字来码。更可恶的是装知心姐姐和周树人，我们听过李泽厚、朱伯儒、曲啸、张海迪、何阳、李阳、杨立伟、聂海胜……谁还要听你丫的“煮妇”讲人生哲理？

当时很想就这么搂几砖闪人。因为，从此不好用“我是个男的又不能脱”——来为自己荒凉的人气开脱自嘲了，也不好为我师傅传我的经典讲稿忽悠学生了。鱼顺顺，你不仅蹂躏了写作学也蹂躏了我。

于是乎我此起彼伏痛定思痛耐心揣摩活学活用。

我们一度认为自己学过英语，但其实只学会了完形填空。我们学会了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，但在菜市场上还是吃亏。作文训练是打小学2年级开始的，从记一件小事到我的爸爸，一直写到试论浅析略谈和也说。令人沮丧的是，我们不会写病假条、情书、住房申请以及家长意见。

鱼顺顺这个人，便宜就便宜在读的书少。阅读理解、微分积分、托物言志和先抑后扬……这些一点也没有奸污她。她信手拈来信口开河信马由缰信口雌黄。在我的写作课上，她现在被用来作为案例和典范：法无定法、文喜不平、羚羊挂角、大道无形。鱼顺顺同志可以证明，没有最好的修辞和结构，只有相对于